

導言

中華民族的發展，有著一個趨勢，那便是由中原地帶向四處擴散。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加，版圖也更見遼闊，向四周的擴展也更見加速。

中國的郡縣統治，始於秦朝（前 221–前 207）。隨著戰國（前 476–前 221）分裂局面的結束，大一統王朝的建立，中華民族的擴張亦為之加速，而且向南北兩個不同方向同時開展。但今日讀史者多把著眼點放在秦始皇（嬴政，前 259–前 210，前 247–前 210 在位）對北方的經營，而忽略了秦王朝對南方開發的成就。其實，今天五嶺以南廣東省一帶被正式納入中國版圖，是開始於秦朝。

雖然秦始皇把嶺南納入帝國範圍，但由於天氣炎熱，叢林遍佈，加以偏處南陲，遠離中原，中原人士在此安家落戶者，可說是少之又少。故此，由秦至漢（前 202–220），嶺南跟中國的關係，只是政治上一種羸服，實際上仍未有很好的開發。

自三國（220–280）鼎立，孫吳（222–280）立國江東，為了要穩固後方基礎，以達到「進可攻，退可守」之目的，孫吳乃設法將其勢力向南方伸展，乃便分出交州部分領土，建置廣州。此後，六朝（222–589）皆用此作為行政區域的名稱。



及至晉朝（266–420），隨著八王之亂（291–306）及永嘉之亂（永嘉五年〔311〕）的爆發，中原陷入五胡亂華的大亂局面，當地漢人為避戰亂，被迫大規模南遷，於是，廣州的人口得以增加。南來的漢人帶來了高度的文化和生產技術，使廣州的開發步伐，日見加速。

六朝政權對廣州也不只是求其靡服，而是對其牢牢控制。任何割據勢力都在起事後不久，即遭消滅。地方官員的質素，也盡量提高，使在六朝期間，廣州地方出現了不少著名良吏。少數民族亦不再為亂，逐漸步上漢化之途。而在六朝期間，對廣州的開發，有著重要的影響，就是對外貿易日增，廣州逐漸取代交州的地位，成為中國南方第一大港。

我們研究廣州的發展歷史時，往往會發覺隨著時代的進展，廣州的開發也日見加速。但是一般史家在研究廣州的開發問題時，多把注意力放在秦漢和唐（618–907）宋（960–1279）這兩段時期，而忽略了魏晉六朝。

誠然，秦漢時期，乃為中國正式將嶺南納入版圖。自此以後，嶺南即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割裂的一部分。唐宋時期，則為廣州蓬勃發展時代，海上交通日見發達，對外貿易大增，成為繁榮富庶的區域。因此，六朝既處於廣州由開發而至繁盛的一個過渡時期，便難免受到忽略了。但我覺得我們應重視歷史的連貫性而不是其中一、二片斷，廣州能從原始草昧落後環境而發展為對外交通經濟中心，這一個急劇的變遷，如無六朝時期的多方經營，廣州的開發也不會如此快速

蓬勃。所以研究六朝時期廣州的開發，實在饒具意義。

本書所論述乃為魏晉六朝期間廣州的開發。「廣州」這個地理名稱，一般來說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。

就廣義來說，最早見於史籍的「廣州」這個名稱，是黃武五年（226）孫吳政權分交州部分地區建置廣州。大體上當時的「廣州」包括今日廣東省的大部分、廣西省的一部分與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區。此後，這個名稱在魏晉南北朝期間一直被沿用。本書所探討即為此一區域在六朝期間的開發。

至於狹義的「廣州」，只是指在中國歷史上有「羊城」、「穗城」之稱，在秦、漢、魏晉六朝期間或稱「番禺」，或稱「廣州」的廣州市。由於唐宋以來，人們多把廣州治所的番禺稱作廣州市，故此，「廣州」這個名稱便容易使人產生混淆。但是當時被稱為番禺的廣州市既為廣州轄區之一，本書自然也不會忽略它在六朝時期的發展情況。

| 第一章 |

六朝以前嶺南的開發與經營



一、秦代以前嶺南的狀況

古代的嶺南和中原的接觸，時間實比一般想像為早。考之於歷史文獻，雖各有說法，然始於周代一說，似較見穩當。《後漢書》卷 86〈南蠻西夷列傳〉稱：

交阯之南有越裳國。周公（姬旦）居攝六年，制禮作樂，天下和平，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，曰：「道路悠遠，山川岨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譯而朝。」¹

由於山川阻隔，南方各族人民和中原的接觸交往，是頗感困難。

1 范曄（398-445）撰，李賢（655-684）等注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頁 2835。

到了春秋戰國時代，嶺南臣服於雄據長江中游的楚國。屈大均（1630–1696）在《廣東新語》卷 77〈宮語〉的〈楚庭〉條稱：

越宮室始於楚庭。初，周惠王（姬闞，？–前 652）賜楚子熊暉（楚成王，？–前 626）胙，命之曰：「鎮爾南方夷越之亂。」於是南海臣服於楚，作楚庭焉。越本揚越，至是又為荊越；本蠻揚，至是又為蠻荊矣。地為楚有，故築庭以朝楚。²

在楚人統治期間，嶺南地方產生了膾炙人口的五羊傳說。同書卷 5〈石語〉的〈五羊石〉條復稱：

周夷王（姬燮，？–前 878）時，南海有五仙人，衣各一色，所騎羊亦各一色，來集楚庭。各以穀穗一莖六出，留與州人，且祝曰：「願此闌闌永無荒飢。」言畢騰空而去，羊化為石。³

這個神話流傳至今，以致現在的廣州市仍被稱為五羊城、羊城、穗城。但如剝去神話的外衣，這傳說可以啟示我們，於

周夷王時代（約前 900），廣州從來自中原、文化較高的民族，傳來了耕種技術、畜牧事業、織造技術，改進了南方的生產水平。

二、秦代嶺南的開發與經營

今日的嶺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，始自秦代。自秦始皇削平六國後，乃南向用兵，分五路入嶺南。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前 214），嶺南平定。《史記》卷六〈秦始皇本紀〉載：

（秦始皇）三十三年，發諸嘗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略取陸梁地，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適遣戍。……（秦始皇）三十四年（前 213），適治獄吏不直者，築長城及南越地。⁴

嶺南地區自此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，中原人士的南來，帶來了文明和生產技術，使南方的開發，逐漸加速。

然秦祚短暫，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建立南海郡後，不過七年，至子嬰（嬴子嬰，？–前 206，前 207 在位）元年（前 207），天下又告大亂。代理南海尉事的趙佗（南越武王，前

2 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頁 460。

3 同上書，頁 180。

4 司馬遷（前 145–？）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2），頁 253。

240/前 241–前 137，前 203–前 137 在位），便乘亂自立，割據一方。《史記》卷 113〈南越列傳〉稱：

南越王尉佗者，真定人也，姓趙氏。秦時已并天下，略定楊越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謫徙民，與越雜處十三歲。佗，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。至二世時，南海尉任囂（前 268–前 206）病且死，召龍川令趙佗語曰：「聞陳勝等作亂，秦為無道，天下苦之，……南海僻遠，吾恐盜兵侵地至此，吾欲與兵絕新道，自備，待諸侯變，會病甚。且番禺負山險，阻南海，東西數千里，頗有中國人相輔，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國。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，故召公告之。」即被佗書，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即移檄告橫浦、陽山、滄谿關曰：「盜兵且至，急絕道聚兵自守！」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，以其黨為假守。秦已破滅，佗即擊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為南越（前 203–前 111）武王。⁵

秦末天下大亂時，趙佗利用嶺南的地理位置比較偏僻，交通不便，遭橫互東西的五嶺阻擋，而割據獨立。他的做法，雖然使嶺南在大亂中不披戰火，然而這種分裂活動，卻使嶺南接受漢化的過程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受到阻礙。

5 同上書，頁 2967。

三、西漢時期嶺南的開發與經營

自漢高祖劉邦（前 256/前 247–前 195，前 202–前 195 在位）一統天下後，有鑑於國家歷經戰亂，正需休養生息，故對南越不加討伐，反之，更承認趙佗的統治地位。《史記》卷 113〈南越列傳〉載：

高帝已定天下，為中國勞苦，故釋佗弗誅。漢十一年（前 196），遣陸賈（前 240–前 170）因立佗為南越王，與剖符通使，和集百越，毋為南邊患害，與長沙接境。⁶

此後漢廷與南越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，漢廷用羈縻政策對待南越，南越亦承認漢廷的統治權力，自稱臣屬。

至漢武帝（劉徹，前 156–前 87，前 141–前 87 在位）時，南越趙氏已由趙佗、趙昧（南越文王，前 176–前 125，前 137–前 125 在位）、趙嬰齊（南越明王，？–前 113，前 125–前 113 在位）而傳至趙興（南越哀王，？–前 112，前 113–前 112 在位），權臣呂嘉（？–前 110）因力阻趙興內屬不果，乃起兵造反，殺趙興、太后及漢使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遂決心興兵討伐。《史記》卷 113〈南越列傳〉載：

6 同上書，頁 2967–2968。

元鼎五年（前 112）秋，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，出桂陽，下匯水；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，出豫章，下橫浦；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、下厲將軍，出零陵，或下離水，或抵蒼梧；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，發夜郎兵，下牂柯江；咸會番禺。⁷

在漢軍的強大攻勢下，只一年時間，南越趙氏的割據政權，便告覆亡。漢武帝略定南越後，乃將其地分為：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阯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九郡，九郡合隸成交州。

隨著嶺南重新回歸中國懷抱，南北經濟、文化交流日趨頻繁。位處南海郡的番禺，因接近南海，又為西江、東江、北江三水的總匯，境內水道縱橫，物產豐富，乃發展成貿易港口。《史記》卷 129〈貨殖列傳〉載：

九疑、蒼梧以南至儋耳者，與江南大同俗，而楊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會也，珠璣、犀、瑇瑁、果、布之湊。⁸

《漢書》卷 28 下〈地理志·下〉復稱：

粵地，……今之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阯、九真、南海、日南，皆粵分也。……處近海，多犀、象、毒冒、珠璣、銀、銅、果、布之湊，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。番禺，其一都會也。⁹

番禺即為六朝時期的廣州。由此可見，這個地區在漢代已成南方貿易中心。

雖然兩漢時代自中原南移定居嶺南者日眾，商業貿易日增，但文化風俗與中原相比，仍比較落後。所以，勞榦（1907-2003）〈二千年來的中越關係〉一文論及兩漢時期南方的發展時，便有下列的看法：

在兩漢時期，雖然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力量甚大，但廣東、廣西以及越南地區的文化還是不高，而內地人去的也還是不算多。再加上民族複雜，所以問題並不是沒有。¹⁰

因此，嶺南的開發，還得待六朝時期。

7 同上書，頁 2975。

8 同上書，頁 3268。

9 班固（32-92）撰，顏師古（581-645）注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），頁 1671。

10 勞榦：〈二千年來的中越關係〉，載郭廷以（1904-1975）等主編：《中越文化論集》（臺北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1956），頁 43。